

文化资讯

栖霞将举办首届苹果文学周

10月27日启动,市民可零门槛参与

本报讯(通讯员 孙明浩 鞠良)金秋十月,不仅是苹果丰收的季节,更是烟台人共享文学盛宴的美好时刻。10月27日,栖霞市首届苹果文学周活动将正式启幕,多位省内外文学名家将齐聚一堂,与广大市民共话文学与人生、文学

与生活。苹果文学周首场社区活动定于27日(下周一)14:30-16:30,地点栖霞果都红·滨湖情党群服务驿站,别开生面的社区文学讲座与交流

活动欢迎各地热爱生活、喜欢阅读的朋友参与、共享。主

讲及交流嘉宾包括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散文家王剑冰,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山东文学学院院长杨华、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张艳梅以及李翠芳、孙涛、夏龙河、周蓬桦、王天宁等多位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

实力派作家。他们将交流创作心得与人生感悟,与到场的文学爱好者面对面、零距离互动交流。

文学源于生活,最终也应回归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本次栖霞苹果文学周社区活动不需报名,零门槛参与,旨

在将高水平的文化活动直接送到大众身边,让文学之光点亮市井民生。

无论您是资深书迷,还是仅仅对故事充满好奇的文学爱好者,都可以带上您的问题、您的见解,一起去共度一个充满书香的午后。

流年记

最馋那抹“柠檬黄”

崔启昌

秋风起的时候,老家村北的山梁、崖坡、林地跟沟畔上,会涂抹开当年最后一茬儿“柠檬黄”。

像是听到闹钟的响铃一般,迁居城里的杨叔闻得秋风摇曳枝叶的动静,总爱迎风仰脸试探风中是否融了凉意,试探这凉意究竟深到了几许。迁进城里后,他始终眷恋着老家的人与物,念想着老家弥漫房室、撒散院落的烟火气息,更念着老家簇簇“柠檬黄”成就的悦动味蕾的飧人之味。

柠檬黄是老家人针对黄花菜所呈花色的象征性描述。黄花菜有若干好听的名字,老家人还叫它黄花苗子,学问深的人常称其为萱草、忘忧草。城里人常吃黄花菜者恐怕不多,像老家人一样的庄户人饱吃黄花菜的不在少数。每年进到初夏,朝霞乍露时,老家人拎篮采撷黄花菜的身影早就呈现在坡野及山梁、林地间了。迎来送往,抑或居家下酒拌饭,烹一道视同山珍的黄花菜佳肴,跟那溢鲜盈香的好味轮番缠绵是常事。

老杨是恢复高考后老家为数不多的文科大学生。学成回村,未谋高就,身心都搁在老家的山林跟庄稼地里。他领着长辈、平辈,还有晚辈们靠山吃山、吃山养山,保护多年生培根草本植物黄花苗。几年光阴,暮春至初秋,“柠檬黄”在老家的许多地方烂漫开来。随之,采撷并干制的黄花菜成了村人寄托乡愁、念及情意的信使,化解馋念、熨帖饥肠的上佳吃食,以及填充腰包的实在收益。

年事高了,晚辈接其进城康养,老杨却对几十里开外的老家念念不忘,对烂漫在老家坡野的“柠檬黄”依依不舍。秋风融了凉意,便不

做过多思忖,起身返乡,在太阳露脸儿的当口撵回故地,采撷那些刚刚咧嘴儿的黄色“山珍”。跟老少乡亲打过照面,老杨马不停蹄地返程,剖开“山珍”,洗净花蕊,漂烫焯水后依次摆放在架起的苇箔上。老杨懂得,烹一道好的黄花菜品,泡发的干品才是最

为适宜的。凉拌是老杨最拿手的,其自嘲为“懒汉做法”。黄花菜泡发停当,沥干,捣蒜成泥,淋生抽、小磨香油,捏小撮细盐拌匀,盛碗装盘。凉拌黄花菜清爽开胃,尤适下酒。热油爆香姜蒜,将泡发沥干的黄花菜跟胡萝卜片、黑木耳一同入锅速炒,少加酱油、细盐,出锅的清炒黄花菜不失营养成分,是拌饭的“山珍”好品。老杨牙口好,自己烹制,抑或老伴掌勺,总喜欢这口。充分泡发的干制黄花菜切碎,与鸡蛋、虾仁或猪肉混搭,各色调料适量,拌好后可当馅料包饺子、包子或锅贴。老杨说,这类融进老家黄花菜的吃食,每每咀嚼,常常想起老家的土石草木,想起老家人曾经坐立、转身、行走时的样貌与姿态,还会想起昔时村子傍晚娘亲唤儿女,暮归牲畜返栏圈,禽鸣犬吠回庭院的一景景、一幕幕。炖排骨汤时,老杨见肉已烂、汤渐浓,就爱抓两把干制黄花菜洗净撷进沸锅里,眼盯着文火或炭火余烬慢煨的铁锅里黄花菜与汤、与排骨亲近、交汇、融合,猜那诱人的好味该在哪个关口全然释放,遥想清贫岁月,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家人缘何捧起的饭碗里少肉香、缺鱼腥……

这些年,老杨爱琢磨拿黄花菜跟海鲜食材撮合,捣弄出的鲜中盈香的海派黄花菜肴,颇得家人说好。海虾去须爪后,少油盐与黄花

菜同炖,汤汤水水丰盈适口,下酒拌饭,当是飧人之肴。干制黄花菜泡发好,与蛤蜊肉或牡蛎肉合二炖汤,叫人欲罢不能。海中少见的粗似成人手指的竹蛏熟制取肉,与泡发适中的黄花菜为伍,只加蒜碎儿、细盐、生抽跟小磨香油,边吃边调拌。不光鲜香沁人,两种食材一褐一白嚼劲儿相当,又都呈条状,抿酒下肚,夹菜下酒,就得多弄个四五盅,老杨笑说。

“治气火上升,夜少安寐,其效颇著”。念过大学的老杨知道黄花菜是上好的药食同源之物,更知道古时便有文人墨客借用诗文画作把话道给这种培根类草本植物。“萱草生堂前,游子行天涯。慈亲依堂前,不见萱草花。”孟郊的《游子》一诗,老杨了然于心,回老家采撷黄花菜时,常在晚辈们跟前念起,不少回自个儿的眼眶里还盈了泪水。

今年秋风起的日子,我作为客居他乡的老家人,在村北林地采撷晚茬黄花菜时,恰好遇到差两岁即到古稀之年的老杨。歇息时,他又复述起孟郊的《游子吟》,而我则给他念了前些年看过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主题曲《萱草花》中的几句歌词:“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它,就会有好梦。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

老杨长我一辈,我们的老房子是前后屋邻居。返程时,我跟他一道看了两家只剩下破败屋框子的昔时住处,彼此没有过多言语,只是不约而同地道出了明年还会回老家,到老家的坡野、山岭、林地间采撷黄花菜的心愿。

风物咏

秋野拾遗

李明生

从秋分开始,太阳和月亮捉迷藏,龙王又趁机出来捣乱,气得土地爷爷直跺脚:这秋实还未归仓呢!望着窗外小雨不断,小时候到大姨家去揽地瓜和花生的情景,又浮现了在我眼前。

那个五十多年前的秋日,高远而空旷。秋收结束后,母亲让我到乡下大姨家去揽地瓜和花生。我骑着父亲休班放在家里的自行车出发了,道路两旁是收完地瓜、花生的田野,地上藤蔓枯黄,凌乱成堆,散落的地块被犁头翻过一遍,在阳光下反射着微光。

到了姨家后,约上几个小伙伴,各自挎着篓子,拿着一把短小的镢头,踏着脚下沙沙作响的落叶,欣然往河崖村一处山野深处走去。

田野空荡无人,一片荒寂,而我们却如寻宝般,猫着腰,眼睛逡巡着那些被犁齿遗漏的田垄角落。偶尔在翻过泥土里瞥见一点隐约的褐色,心便随之雀跃,扑上去挥动镢头。泥土松软,镢头下去,只见“扑噗”的声音,泥土纷扬腾起。若掘出是块完整的地瓜,如得了宝贝,如果不幸掘断了,看着断口处渗出的白色浆液,会心疼地念叨“可惜了”,一边抹一把汗向下一处寻去。

寻寻觅觅才发现,田野里并非无人,还有人星星点点散在山沟里。一个名叫刚的伙伴对我说:“你看邻村的那几个人在揽花生,咱们过去看看!”到跟前发现认识,对方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对刚嚷道:“你过来干什么,真讨厌。”刚一听不高兴了,说又不是你们家的地,接着便恶作剧说,“你们不要脸,看男生尿尿。”他坐势要脱裤子尿尿,几个女孩一看,吓得拐着

篓子就跑,引来我们一阵哈哈大笑。

揽了一会儿,大家累了,刚便在花生地里挖一个大坑,找些干的花生蔓放在坑里,点上火。然后,他招呼我们每人拿一把花生果放在火堆里,片刻后又用土把坑填满。大约一个小时候,刚扯开喉咙喊:“走,吃花生喽!”听到喊声,我们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扒开土坑,吃着喷香的烧花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和小猫脸一样,嘴上也画上妆。大家你笑我,我笑你,在山野里跳跃起来,大声喊:“大山我在这儿,火烧花生好吃噉!”少年的快乐与收获的喜悦、田野的空旷与山峦的青翠、秋风的浮动与河水的涟漪,绘成一幅醉人的画卷,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喊声也引来了看山人,那人远远地站在山腰上,穿着灰扑扑的衣裳,如同一棵松树插在秋风里。他一声吆喝,我们顿时屏气僵在原地,心怦怦乱跳,如旷野里的惊弓之鸟。片刻,他缓缓转身朝别处走去,留下一个渐渐模糊的背影。见他走远,我们扛着镢头拐起篓子,迈着欢快的步伐,奔向另一处山坡。

夕阳西下,每个人的篓子都装满了秋天的果实。待到暮色四起,星斗初明,我们便结伴踏上归途。篓子沉甸甸地坠在臂弯上,一路上欢跳着、说笑着,谈论着吓跑女孩子的囡事和吃火烧花生的趣事。

现在的秋,也不复当年的秋,一甲子一晃而过,我也进入古稀。山野还在,那片土地还在,记忆被秋雨冲刷成王维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